

【理论探讨】

# 《金匱要略》“妇人伤胎”考<sup>\*</sup>

张承坤, 崔 为<sup>△</sup>

(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长春 130117)

**摘要:** 通行的邓珍本《金匱要略》妇人妊娠病篇末“妇人伤胎”条, 长期以来多被解读为伤胎证并加以阐发, 然而不论是在《金匱要略》吴迁本还是其他中医古籍如《脉经》《金匱玉函经》《千金翼方》中, 这一条文都写作“妇人伤寒”。经过文献考证, 可以确定“妇人伤寒”才是这一条文的原貌, 且该条文是宋臣整理时从他书中搜集并附列的, 《金匱要略》并无伤胎一证。

**关键词:** 金匱要略; 伤胎; 版本; 校勘

中图分类号: R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3)01-0023-03

## Textual Research on "Fetus Hurt of Women" in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ZHANG Chengkun, CUI Wei<sup>△</sup>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Deng Zhen edition, a popular version of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contains the clause "Fetus Hurt of Women". This clause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fetus hurt. But it is written as "febrile disease of Women" in the Wu Qian edition, *Mai Jing*, *Jin Gui Yu Han Jing*, and *Qian Jin Yi Fang*. After textual research, it can be find that "febrile disease of Women" is the original content of this clause. This clause was extracted from other medical books by Song Dynasty officials. There is no fetus hurt in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Key words:**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Fetus hurt; Edition; Collation

DOI: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3.01.035

“妇人伤胎”语出《金匱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在通行的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邓珍刊本(以下简称“邓珍本”)中, 相关条文写作:“妇人伤胎, 怀身腹满, 不得小便, 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 怀身七月, 太阴当养不养, 此心气实, 当刺泻劳宫及关元, 小便微利则愈”<sup>[1]</sup>, 后附注三字“见《玉函》”。今查《金匱玉函经》(《伤寒论》的同体别本), 对应条文见于《辨可刺病形证治第二十六》, 其云:“妇人伤寒, 怀身腹满, 不得大便, 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 怀娠七月, 太阴当养不养, 此心气实, 当刺泻劳宫及关元, 小便利则愈”<sup>[2]</sup>, 其中并无“妇人伤胎”而是作“妇人伤寒”。“伤胎”与“伤寒”含义相差甚远, 故这组异文关系到条文所载病证是否存在伤寒表邪, 关系到《金匱要略》中伤胎一证是否真的存在, 关系到基于所谓伤胎证而衍生的相关中医临床、学术史、身体观等方面的研究是否还能成立。因此, 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和深入的考证。

### 1 古今解读

现存最早的《金匱要略》注本为明初赵良仁《金匱方论衍义》, 但该书未对“妇人伤胎”做出解释。

**\*基金项目:**《中华医藏》编纂出版项目(KJS-ZHYZ-2018-004); 经典著作及其注释研究类医籍调研、复制和内容提要编撰

**作者简介:**张承坤(1992-), 男, 河北廊坊人, 在读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医古籍研究。

**△通讯作者:**崔 为(1965-), 女, 长春人,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古汉语与医古文、中医医史文献、中医药文化研究, Tel:13843198688, E-mail:cuiweiwei8888@126.com。

徐彬在《金匱要略论注》中道:“伤胎者, 胎气失养, 实有所伤, 而病流下焦, 非偶感之客邪, 在中上焦比矣”<sup>[3]</sup>, 不但认为伤胎存在, 且认为是由胎气失养导致, 还进一步提出此证并非偶感外邪引起。魏荔彤在《金匱要略方论本义》中论此证为“妇人胎气有伤”<sup>[4]</sup>。尤怡在《金匱要略心典》中言:“伤胎, 胎伤而病也”<sup>[5]</sup>。高学山《高注金匱要略》道:“伤胎, 妇人受伤于胎也”<sup>[6]</sup>。程林《金匱要略直解》云:“肺金受伤, 胎失所养”<sup>[7]</sup>。曹家达《金匱发微》称:“胎得养则安, 失养则伤”<sup>[8]</sup>, 这些注家都没有对“妇人伤胎”质疑。唐宗海在《金匱要略浅注补正》中称尤怡解读有误, 认为该条文存在文法倒装情况:“仲景是言先有腹满等症, 然后伤胎……盖其文法, 言妇人所以伤胎者, 多由是坏身腹满, 小便不利, 腰以下重, 如有水气, 即致伤胎之证也……故注仲景书, 并当知汉人文法。”<sup>[9]</sup>虽然注意到从语法角度分析问题, 较前人视野更加开阔, 但仍未注意到“妇人伤胎”存在异文问题, 且仍将此条视为“伤胎之证”。明清诸家之注大都未做校勘研究, 直接从医理出发设法分析此条, 唯吴谦等所编《御纂医宗金鉴》径称“文义未详”, 怀疑“必是错简”<sup>[10]</sup>而不强加注释。

日本江户时代以来, 许多医家受到中国清儒朴学一脉影响, 在研究医籍时善用考据学, 重视文本的校勘。著名医家森立之在《金匱要略考注》中便注意到“妇人伤胎”存在异文, 将写作“妇人伤寒”的《金匱玉函经》和《千金翼方》原文附列在条文之后<sup>[11]</sup>, 只是没有明确给出倾向性意见。大塚敬节在

《金匱要略研究》中亦注意到《金匱玉函經》“傷胎”作“傷寒”，并提出“推測本條文後來從《金匱玉函經》轉載至此”的觀點。但是並也沒能確定二字的正誤，只是如《御纂醫宗金鑑》一般，坦言“該條文的内容不甚明白”<sup>[12]</sup>。日本諸家，唯有年代更早的丹波元簡對這則異文優劣作出過判斷認為：“然根據《玉函》，‘傷胎’作‘傷寒’，乃義稍通”<sup>[13]</sup>，但他的觀點沒有被廣泛接受。

時至今日，“婦人傷胎”的異文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廣泛重視和妥善解決，中醫學界仍普遍認為《金匱要略》婦人妊娠篇中最後一條為傷胎證。如陳邦賢《有關婦產科的一些史料》中，論張仲景婦產科脈證下即列“傷胎”一證，分類屬於妊娠疾病<sup>[14]</sup>。《中醫證病名大辭典》“傷胎”第一條：“病證名，指胎動不安，出《金匱要略·婦人妊娠病脈證并治第二十》‘婦人傷胎，懷身腹滿’”<sup>[15]</sup>。唐瑛等《新釋〈金匱要略〉傷胎的證治》認為傷胎證的病機是肺金虧虛，“心火得瀉、肺之氣血恢復自然能治療傷胎”<sup>[16]</sup>。張婷婷等《從〈金匱要略〉婦人病三篇之針刺內容管窺張仲景治婦人病特點》，認為傷胎證屬於中醫子腫、妊娠腫脹範疇，“與現代醫學妊高征關係密切”<sup>[17]</sup>，都沒有注意到異文問題。而何任《金匱要略校注》注意到《脈經》作“婦人傷寒”<sup>[18]</sup>，梁永宣《元鄧珍本〈新編金匱方論〉校注》注意到《金匱玉函經》和《脈經》<sup>[19]</sup>，雖然指出了異文問題，但都未給出傾向性意見。僅羅元愷在《〈金匱要略〉婦人病篇》中道：“本條見《金匱玉函經·可刺篇》，‘傷胎’作‘傷寒’似較合理”<sup>[20]</sup>。至於為何認為“傷寒”較為合理，則沒有進行詳細解讀。

## 2 文獻考證

首先，根據宋臣附注及森立之等研究可知，《金匱要略》“婦人傷胎”這一條在《金匱玉函經》《千金翼方》《脈經》中都有出現，並且都寫作“婦人傷寒”，因此從例證多寡的角度來講，“婦人傷寒”就已經勝“婦人傷胎”一籌。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金匱要略》並非所有版本都寫作“婦人傷胎”。在上海圖書館所藏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吳遷抄北宋紹聖三年（1096）官刻小字本（以下簡稱“吳遷本”）中，該條文即為：“婦人傷寒，懷身腹滿，不得小便，加從腰以下重如有水氣狀，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瀉勞宮及關元，小便利則愈”<sup>[21]</sup>，徑作“傷寒”而非“傷胎”，與《金匱玉函經》《千金翼方》《脈經》同。研究顯示，吳遷本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金匱要略》北宋官刻原貌，是該書現存最正宗、最權威的版本，而鄧珍本對《金匱要略》原書做了全方位修改，已經失去了官刻原貌，是元代民間修改重編的俗本<sup>[22]</sup>。因此，吳遷本所呈現的“婦人傷寒”才應當是《金匱要略》條

文原貌，可與《脈經》《金匱玉函經》等書籍相互印證，而“婦人傷胎”則應是鄧珍本編寫之時出於主觀或者客觀原因所做的修改。類似改動《金匱要略》原文的情況在鄧珍本中是非常多見的，如其赤九方就刪去了附子、射罔兩味有毒藥物，同時又將服用劑量大大增加了。

此外，吳遷本中還有一個關鍵證據，那就是附方的問題。《金匱要略》在編寫之時，孫奇、林億等曾在序文里明言：“采散在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廣其法”，即他們將散落在其他醫書中的張仲景方搜集而來，附列在每一篇的篇末形成附方。凡附方內容之前都會標有“附方”二字。鄧珍本婦人妊娠病篇未見“附方”二字，因此雖然“婦人傷胎”一條後附注“見《玉函》”，但前人還是多把此條當作張仲景原書的條文。而吳遷本婦人妊娠病篇，白朮散前明確標有“附方”二字，說明白朮散和“婦人傷胎”一條都是附方。既是附方，條文後又注“見《玉函》”三字，則可以證明這個條文原本就是出自《金匱玉函經》的，並非張仲景《金匱要略》原書的內容，是宋臣附列在篇末的“散在諸家之方”。日本醫家大塚敬節關於這一條文是從《金匱玉函經》轉載而來的推測是正確的，因此作為條文原出處，寫作“婦人傷寒”的《金匱玉函經》，其文本就更加可信。

## 3 結語

綜上所述，在《金匱要略》婦人妊娠病篇中，“傷胎”和“傷寒”這一組異文，除鄧珍本及其派生出的版本作“傷胎”外，對校則《金匱要略》吳遷本作“傷寒”，他校則《脈經》《千金翼方》和作為條文原出處的《金匱玉函經》等醫籍亦都作“傷寒”。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鄧珍本及其派生版本婦人妊娠病篇中的“婦人傷胎”是錯誤的，這一系統的《金匱要略》先脫去篇中“附方二字”，又將“婦人傷寒”刻作“婦人傷胎”，導致後世醫家誤以為張仲景醫書中有此傷胎證，並基於此證進行了諸多衍義和發揮。

實際上，《金匱要略》並無傷胎證，這一原出自《金匱玉函經》的條文是說婦人妊娠傷寒後排尿困難的針刺治療方法，尤其應該注意該證中存在傷寒表證的問題，徐彬認為“並非偶感之客邪”的觀點是錯誤的。條文中也沒有表現出胎氣受損的意思，出現病患的主體是婦人而非胎兒。“傷胎”在中医古籍中出現的時間，宜下調至隋唐時期。如《諸病源候論·卷四十二·妊娠時氣候》：“言此時普行此氣，故云時氣也。妊娠遇之，重者傷胎也。”<sup>[23]</sup>詞匯史或者中医術語研究，尤其應該注意到目前通行的《金匱要略》多以鄧珍本及其派生的版本為底本，這個版本系統存在改動原文的問題，研究中應當加以甄別考證。

#### 参考文献:

- [1] 张仲景. 金匱要略[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87.
- [2] 影印《金匱玉函经》校注考证[M]. 钱超尘.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129.
- [3] 徐忠可. 金匱要略论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305.
- [4] 魏荔彤. 金匱要略方论本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269.
- [5] 尤怡. 金匱要略心典[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39.
- [6] 高学山. 高注金匱要略[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3: 327.
- [7] 程林. 金匱要略直解[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147-148.
- [8] 曹颖甫. 金匱发微[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4: 173.
- [9] 唐容川. 金匱要略浅注补正[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 284.
- [10] 吴谦. 医宗金鉴[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4: 296.
- [11] 森立之. 伤寒论考注附金匱要略考注残卷: (下)[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613.
- [12] 大塚敬节. 金匱要略研究[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308.
- [13] 丹波元简. 丰修堂书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273.
- [14] 陈邦贤. 有关妇产科的一些史料[C]//陈邦贤纪念文集工作

- 组.“医史研究会”百年纪念文集. 太原: 中华医学会, 2014: 20.
- [15] 韩成仁. 中医证病名大辞典[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0: 154.
- [16] 唐瑛, 王科闯, 赵庆. 新释《金匱要略》伤胎的证治[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9, 25(2): 150.
- [17] 张婷婷, 张琦. 从《金匱要略》妇人病三篇之针刺内容管窥张仲景治妇人病特点[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10): 4321-4324.
- [18] 何任. 金匱要略校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207.
- [19] 元郑珍本《新编金匱方论》校注[M]. 梁永宣, 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108.
- [20] 罗元恺. 《金匱要略》妇人病篇[J]. 新中医, 1984, 16(9): 52-54.
- [21] 段逸山, 邹西礼. 明洪武钞本《金匱要略方》[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179.
- [22] 张承坤, 赵雅琛, 沈澍农. 《金匱要略》吴迁本与邓珍本对比研究[J]. 中医药文化, 2019, 14(1): 88-96.
- [23] 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233.

收稿日期: 2022-02-18

(责任编辑: 郑齐)

(上接第16页)

量, 23点前入睡, 早晨不可赖床。再次, 春天不可过早减少衣物以防“倒春寒”, 夏季宜透气性良好的衣物以免汗液郁滞于皮肤腠理之间。最后, 药物饮食上可食用甘温之品, 杜绝冷饮。

秋冬之季养阳当遵循“养收之道”“养藏之道”, 顺应阳气收敛蓄藏之势。首先, 内心应当保持平静, 心思内守, 不可过度劳神以免暗损阳气。其次, 延长睡眠时间, 尤其冬季可以延迟起床时间。秋季不可过早添加衣物, 以免肺热影响阳气收敛, 冬季注意保暖。再次, 药物饮食当以温热之品为主, 忌大辛大热以及滋腻之品, 避免影响脾胃运化。最后, 秋冬季节尤其慎房劳过度, 以免第二年春天生发无力, 免疫力下降外感引发热病。

#### 4 结语

由于阳气统管人身内外上下的所有生理活动, 并且贯穿生长壮老已的全部生命过程, 且有着自身升降运动的节律性, 故而《黄帝内经》提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这是在其天人相参理论体系下, 根据阳气节律性调养人体阳气以顺应自然, 从而养护人身阳气的养阳原则。《黄帝内经》虽提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但对于阴阳失衡之人仍需辨证论治。此外笔者认为, 对《黄帝内经》条文或关键字句的解读, 不应局限于本句或其上下文, 应当在充分理解其相关理论的前提下进行解读。

#### 参考文献:

- [1] 郑龙飞, 贺娟. 《黄帝内经》重阳思想及其影响下的疾病观[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40(1): 9-12.
- [2] 王充. 论衡[M]. 内蒙古: 远方出版社, 2005: 292.
- [3] 张从正. 儒门事亲[M]. 沈阳: 辽宁科技出版社, 2007: 12.
- [4] 张介宾. 景岳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4: 4.

- [5] 邓仕龙. 拟态中医学[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1: 7.
- [6] 张景岳. 类经[M]. 范志霞,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457.
- [7] 彭子益. 古中医学的圆运动[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4: 26.
- [8] 阮六平. 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时间和季节分布特征分析[J]. 实用临床医学, 2007, 8(12): 48.
- [9] 覃骊兰, 马淑然. 抑郁症季节高发性与“肝应春”理论相关性探讨[J]. 辽宁中医杂志, 2013, 40(3): 430-432.
- [10] 王彤, 张森. 季节变化与痹证肾虚型发病的相关性[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3, 31(12): 2636-2637.
- [11] 赵浩斌. 《黄帝内经》养阳理论源流及应用研究[D]. 沈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9.
- [12] 司马迁. 史记[M]. 易行, 孙嘉镇, 校订. 北京: 线装书局, 2006: 544.
- [13] 刘亚楠. 中医肠胃气化学理论探讨[D]. 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20.
- [14] 李跃进, 赵杰. 张仲景经方的本质就是扶阳[J]. 中国民间疗法, 2019, 27(3): 15-17.
- [15] 李果. 脾胃论[M]. 鲁兆麟, 王晓兰, 王新佩, 等, 点校.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22.
- [16] 钱乙. 小儿药证直诀[M]. 鲁兆麟, 王晓兰, 王新佩, 等, 点校.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7.
- [17] 李东垣医学全书[M]. 张年顺, 张海凌, 吴少祯, 等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19.
- [18] 唐汉庆. 李东垣升脾胃诸法运用钩玄[J]. 辽宁中医杂志, 2010, 37(10): 1881-1883.
- [19] 杨雪, 李晓娟. “脾主升清”理论的发生学探讨[J]. 中医学报, 2015, 30(11): 1616-1618.
- [20] 赵军, 师建平, 段迎喜. 段迎喜“升脾”学术思想探微[J]. 河南中医, 2020, 40(3): 344-347.
- [21] 翟倩, 丰雷, 张国富, 等. 季节性情感障碍与光照疗法研究进展[J]. 中国全科医学, 2020, 23(26): 3363-3368.
- [22] 杨春宇, 梁树英, 张青文. 光照对季节性情感障碍的治疗研究[J]. 灯与照明, 2012, 36(2): 1-4.

收稿日期: 2022-02-26

(责任编辑: 郑齐)